

《聯合文學》

漂泊的湖

許榮哲 著

兩個從921大地震裡逃出來向我們報信的人



地震的長篇小說

「中學(921地震保留學校)全體師生推薦」

第十三章 祕密

山下的月臺，火車來，火車去，屬於瓦歷的火車還沒進站。

瓦歷：「哥，爺叫我跟你說一個祕密。」

「好，你講。」

瓦歷：「爺說你是老天爺送給他的禮物。」

「這不算，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瓦歷：「爺每次看到上山的人不是你，就躲起來偷偷哭。」

「這也不算，因為我猜得出來。」

時鐘關注的不是時間，
而是人……



完

：文學小說◎華人創作◎現代中文創作

978-957-522-754-8

00300



5751227548

財團法人 | 國家文化藝術 | 基金會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漂泊的湖 / 許榮哲 著

初版 --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8.04〔民97〕

336面：14.8×21公分. -- (聯合文叢：410)

ISBN 978-957-522-754-8 (平裝)

857.7

97003834

聯合文叢 410

漂泊的湖

作者 / 許榮哲

發行人 / 張寶琴

總編輯 / 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 / 杜晴惠

企畫編輯 / 張品惠

視覺總監 / 周玉卿

助理美編 / 林佳瑩

校對 / 李儀婷 許榮哲

法律顧問 /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 /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 / (02)27666759 · 27634300轉5107

傳真 / (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撥帳號 / 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 / <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 / 鴻霖印刷傳媒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 / 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話 / (02)29133656

版權所有 · 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 / 2008年4月 初版

定價 / 300元

copyright © 2008 by Rung-je Hsu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財團法人 | 國家文化藝術 | 基金會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ISBN 978-957-522-754-8 (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聯合文叢

410

漂泊的湖

● 許榮哲／著



【出版緣起】

生命聚落絲絲蔓延

千禧年後，臺灣各大報的副刊版面明顯「瘦身」，部分改版成休閒生活報導，更甚者則完全取消。產品導向的消費社會機制，以強烈競爭決定坐擁市場。短小輕盈、明艷搶眼如廣告的文學形態，因易於瀏覽、富吸引力，成為文藝閱讀主流。反之，具思想、文學性的宏篇巨構，如動輒上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因喪失副刊的連載支持，漸失讀者、更失去出版社青睞。市場的緊縮、閱讀習慣的改變，使得長篇小說的創作誘因「蒸發」。

有感於此，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乃於二〇〇三年創設「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藉由補助生活費的方式，使創作者無生計之憂，全心投入創作。本專案迄今已歷五屆，獲補助計畫皆為一時之選，不僅主題多樣，寫作群亦囊括中生代及新世代作家。創作者於計畫中，呈現出不同世代特有的文字美學及時代思考，不管是內在「小我」的存在命題，或者外部對於本土現世、歷史、家族、政治……等「大我」的議題關照。他們筆下的多元景觀，既是探索生命聚落的旅程，亦再現了銘刻於時代的記憶。這種大規模的文學巨構，較能觸及社會與歷史的深層結構，形成豐厚的文化礦脈，成為國家無形的資產。本專案歷屆創作計

畫的逐一完成，正是源源不絕為臺灣這塊土地，涓滴出珍貴的藝文寶藏。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是國藝會戮力甚深的一個專案，從最初計畫審查至成果出版，皆以最嚴謹態度處之，對創作者遭遇的寫作瓶頸，亦經常給予鼓勵、打氣。為了徹底活絡長篇小說整體創作生態，本會也致力於創作成果的出版及後續推廣，如校園演講、作家電臺專訪……等活動，藉此提振小說閱讀風氣，邀請更多讀者閱讀小說、理解小說，甚至提筆創作小說。儘管在實際推動面上，本專案遭遇了許多困境，但都逐一克服了，只希望能為臺灣文壇催生更多優質經典。

字字成句，句句成篇，絲絲蔓延出巨構，長篇小說創作，亟須長期構思、醞釀、沉潛，才能交織出動人、細密的情節及結構。創作成果須經長時的考驗與評價，才能顯其價值及影響。優秀文明的形成有賴重量級藝術作品的縱向接力，我們期待，藉此專案能鼓勵一篇又一篇精采巨作出爐，形成一股交替不已的文學接力，為這塊土地啟導一個新生的文明。更衷心冀盼還有更多以藝術眼光、追尋人性本質的長篇小說出現，挖掘這個時代殊異、具典範性的精神特質。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黃州川

【自序】

連坐公車都會頭暈的水手

大地震過後不久，我有個好幾年沒見的朋友，突然跑來告訴我他想當水手。水手？可是他明明連坐公車都會頭暈。我問他說現在還有水手嗎？水手應該是要去捕魚的吧！你想捕魚？他搖搖頭說當然不是，漁夫指的是在近海捕魚，水手則是在遠洋。漁夫在近海捕魚為的是生活，水手到遠洋捕魚是為了出走，他們的目的不同，只不過碰巧做的事相同罷了。然後他告訴我一個故事。

「從前在遙遠的北國有一位簡直就是他媽的幸福的人，有一個賢慧美麗的妻子，一對聽話可愛的兒女，一份安定、收入不錯的職業，他的名字叫『農夫』，農夫每天、每天在太陽東升的時候上工，太陽西落的時候回家，日復一日從來沒有任何改變。突然有一天，農夫起床，發現太陽竟然在西邊，這下他慌了，他不知道他應該上工，還是繼續待在家裡？」

「然後呢？」我問。一覺起來，發現太陽在西邊，這很簡單嘛，一定是那個叫農夫的傢伙睡過頭了。他打斷我的推理，他說這個故事完了，完了就是完了。他喝了口茶，又說了另一個故事。第二個故事是關於一個不入流雜誌社做的失蹤人口調查。

「我有個朋友在一個不入流雜誌社工作，所謂不入流雜誌社就是專做些不入流的事，諸如女明星的情色八卦、政商名要的狗屁倒灶，A V女星叫床排行……有一次，他們做了個讓人寡目相看的統計排行——全臺北市所有失蹤人口中，失蹤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排行榜。第一名是……倒垃圾。」

「然後呢？」我又問。他說故事說完了，他要繼續講第三個故事。

「我有個朋友的朋友，有一天在自家附近走著走著，突然發現自家頂樓正在出租。於是他起了一個念

頭，把它租下來，並且偷偷搬了進去。從此，他的家人發了瘋地連續找了他三年。」

「然後呢？」我忍不住又脫口問，但我立即補上這個故事也結束了，對不對？

他點點頭。「還有第四個故事嗎？」我問。他說有，是一個關於「紅色天空」的故事。

「大地震過後連續好幾天，從我所住的地方往外看，每到黃昏的時候，天空就變得好好高，高得不像話，彷彿就要飛出天外了，天空中沒有半朵雲，整個天空都是紅色的，不是近橘或半橙那種紅，是一種近乎鮮血的紅。人們說大地震發生前幾天，天空也是紅紅的，我想會不會還有什麼其他事要發生？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所有我認識的人，但他們一致搖頭，哪有什麼血一般的紅色天空？後來，我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去查證，結果完全沒有人看到我說的那種奇異景象。事實的真相是……只有我一個人看見了，那是個只為我而存在的紅色天空。」

後來，我的朋友真的跑去當水手了，從基隆港出發，順著洋流一直朝北國而去的水手。這幾年來，我陸續續續接到他從不同國家寄來的明信片，信上沒有任何署名，但我知道那就是他，因為所有的明信片上，不管畫面內容是什麼，一律有個不明所以的紅色天空。

後來，我開始寫小說，不自覺地就把他告訴我的故事一個一個偷渡到我的小說裡（例如〈不存在的聲音〉、〈只有漂鳥和他的兒子知道〉），但我始終無法把第四個故事寫進去，它像是一個既脆弱又堅強的泡沫，完整地包裹住我的朋友，每次當我一伸出手想要輕輕觸碰它的時候，它就破一聲，破掉了。我完全無法碰觸到水手朋友的內心景觀。直到「漂泊的湖」出現那一天……

最後感謝我的愛人同志（同時也是這本書的推手，小說家走電人），只有她相信這個關於出走的故事是真的。正因為相信，從此她必須一個人孤獨地忍受故事背後的微微恐怖感。那是一個用故事建立起來的祕密。誰跟誰之間有了祕密，誰跟誰就永遠斷不了線。

目錄

【出版緣起】

生命聚落絲絲蔓延	002
----------	-----

【自序】

連坐公車都會頭暈的水手	004
-------------	-----

第一章 崖中學	007
---------	-----

第二章 傻子時鐘	011
----------	-----

第三章 殺人名單	017
----------	-----

第四章 Z 淑美老師	073
------------	-----

第五章 分裂的時間	079
-----------	-----

第六章 狼的孩子	081
----------	-----

第七章 巫妮保佑	161
----------	-----

第八章 重返娜霧湖	287
-----------	-----

第九章 超級馬拉松	295
-----------	-----

第十章 時間考題	313
----------	-----

第十一章 大地震	319
----------	-----

第十二章 漂泊的湖	327
-----------	-----

第十三章 祕密	封底
---------	----



第一章

崖中學



不到十年，已經沒有人記得我們學校原本的名字了，到底是復興建國民權還是永安？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崖」這個簡潔的意象取代了一切。

崖中學。

根據倉頡大叔的說法，「崖」有兩種可能：一是山邊或高地陡峭的邊沿。二是邊緣。

崖中學既不在山邊，也不在高地，而在邊緣。

頻頻點頭聽取專家建言的大人物說：崖中學在地震斷層帶的邊緣。

只能搖頭看老天爺臉色的小人物說：崖中學在危險的邊緣。

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們就讀崖中學。

崖中學很簡單，幾間用意志力撐起來的危樓教室，一座長滿牛筋草的波浪舞操場，一排黑壓壓生人勿近的落葉松圍起來的高牆，此外什麼都沒有了。

崖中學的邊緣就是一整排的落葉松，落葉松是大人物的傑作，它們像士兵一樣立在危險的邊緣，把危險變得隨風搖曳。如果你是哥倫布，不相信這個世界有邊緣這回事的話，那麼你可以把腦袋瓜子探出落葉松之外。

探出頭，外面是一片霧茫茫，什麼都看不清，大喊一聲「有人在嗎」，幾秒鐘後，便會有人來來回回反問你的空谷。

有人在——

是的，崖中學就孤伶伶地立在一個懸崖旁，外面的世界是一個踩空就會永遠消失的空谷。
有人——

對於崖中學，我們有自己的看法。

崖中學的陰暗角落，煙圈一泡一泡升起的地方：馬的，一整個就是破碗。

沒錯，崖中學不過就是沾了活血的破碗。

我的名字叫哈勇，今年十四歲，就讀崖中學。

一開始，他們說崖中學是老天爺的玩笑。後來，他們改口說崖中學是老天爺的賞賜。

大人物們討論的結果：我們必須完整保留這個恩賜的學校。

有人用賞賜，有人用恩賜，端看大人物們跟老天爺的交情。

大人物們振振有詞：我們不僅要維持地貌的原狀，還有把所有的學生和老師，統統找回來上課。

也就是一切如常，一如大地震來臨前一天，有人在教室上課、有人在操場奔跑、有人在自己的祕密空間迷藏。

翻成黑話就是——就讀崖中學的學生，三年學雜費全免，我們只需要拿一條命來賭就行了。就像是一種火山冒險遊戲，只要抓緊了竹桿，撐過三年不掉到火山裡，命就活下來了。

大人物們有事沒事就對全校師生精神喊話：自然一點，再自然一點。

就這樣，我們成了崖中學的臨時演員，每天上課、下課，偶爾也小小的奔跑，並且不忘在心中默唸：自然、自然、再自然一點。

在全體師生僵硬不自然的努力之下，崖中學偽裝成了復興建國民權還是永安，一所再普通不過的中學。只有瞎子才看不出來，崖中學不是普通的中學。

崖中學是大地震的教育保留學校，不是那種死了變成標本的保留學校，而是活標本學校，像腔棘魚，像鸚鵡螺，像自稱孔子的一百代孫，並且自認長得很像孔子的白痴傢伙。一切都是現在進行式，有人在教室內上課，同時有人在教室外參觀的那種教育保留學校。

教育在教室內外同時進行著。

一如剛才上課的時候，校長帶著幾個老公當官的醜女人嘖嘖喳喳不停用手比著教室內的我們。

崖中學的陰暗角落，煙圈一泡一泡升起的地方：把我們當什麼，L G包包喔，最好是這樣啦。

沒錯，我們不過就是活在破碗裡的仿冒名牌包。

不管教室內上課的人，還是教室外參觀的人都說：這一切的一切都和那個突如其來的大地震有關。

只有我一個人認為真正的關鍵是——時間。

第二章

傻子
鐘時



那一陣子，崖中學的二年級師生每天都在計算時間。

教室外的蟬聲很吵，牠們那種規律中又帶點不規律的叫法把我的時間感全擾亂了。

教室裡除了不應該存在的蟬聲外，還有鉛筆在考卷上沙沙的作答聲。

「一般的標準時鐘，一天之內時針與分針重合幾次？」

這題很簡單，我只要把分針快轉二十四圈就知道了。

在只聽得見自己喘息聲的靜默中，我以一種幾近停格的宵小慢動作，極輕極緩地把手腕上的錶玻璃拆卸下來，然後細細地捻起事先準備好的縫衣針侵入鐘面，在縫衣針逼臨錶針的時候，我有一種它們會突然出賣我而發出乞丐的刮磨笑聲，甚至爆出藍色星火的微微恐怖感。

它們終究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我只要把分針快轉二十四圈就行了。

時間就要開始飛奔了，我的指腹強烈感受到兩種金屬尖端相互推擠的奇異觸感，在還沒正式起跑之前，縫衣針被分針以一種看不見的速度推遲著，像是馬拉松之前的暖身一樣，轉轉頭扭扭腰，試探一下風的阻力，用腳感受一下土地的摩擦力，然後才以一種近乎不費任何勁的力氣，推著分針緩緩往前跑，我可以感覺到整隻錶正悶悶地生著氣，但絕不是因為分針的抵抗，而是更裡面，那個我完全看不見但卻不時意識到「它是活的」的機械齒輪電池臟腑，但它們阻止不了一個放開腳步的時間選手，一圈、兩圈、三圈……朝未來奔去。

一天之中，時針與分針會搞在一起二十二次。

我第一次看見傻子是在星期五下午的第二堂課。

「晚上十二點過後不久，小明出門，出門時他看了一眼時鐘，分針和時針成五十度角。回來後，小明發現分針和時針還是成五十度角。假設小明的時鐘沒有故障，請問小明至少出去了幾分鐘？」

數學老師丟下問題之後，大家埋頭在紙上沙沙計算小明究竟出去了幾分鐘。

我則在紙上亂塗鴉，因為我一點也不在意小明出去了幾分鐘，我比較在意的是這麼晚了，小明去了哪裡？

一整個沙沙作響的教室裡，除了我之外，沒有人關心小明去了哪裡。

或者有沒有可能，小明出去了，小明回來了，然而時間卻一動也沒有動？

看似什麼都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有一些我不明白的東西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我無聊地放下筆，轉頭望向窗外。

從我所在的地方望去，窗外是一條上上下下高低起伏如浪的大馬路，馬路原本不是長這副怪模樣的，但自我有印象以來，大地震就把馬路捏塑成這副德性，海浪。

有遠見的大人物驚嘆地指著馬路和學校說：前如浪，後如崖，這景觀實在太壯麗了，這是老天爺送我們的禮物。

在大人物的遠見下，崖中學外面的馬路改名波浪路。

崖中學的陰暗角落，煙圈一泡一泡升起的地方：又不是傻瓜，走在上面，一下子浮起來，一下子沉下去，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有人溺水咧。

沒錯，波浪路是一條活人不會走的死路，傻瓜才走波浪路。

突然，遠遠的，波浪路上出現了一個怪傢伙。

怪傢伙又甩手又擺腿的，一下子上坡，一下子下坡，遠遠看過去，好像他真的溺水了。

隨著怪傢伙越來越近，我看清楚了，怪傢伙頂了一坨像海裡撈來的海草還是海帶髮，身上披著像用幾十條抹布拼湊起來的乞丐裝，最顯眼的是他那一雙枯瘦的手腳，又甩手又擺腿的，一種像在逃命的誇張跑步姿勢，不仔細看，還以為是哪來的兩條腿抹布慌慌張張跑了過去。

怪傢伙像極了海上漂流，正努力游上岸的魯賓遜，純度百分之百的傻子。

我無意識瞄了一下手錶，時針不見了，它被分針這個壞蛋蓋住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老是覺得會從後面趕上來的大傢伙都是壞蛋。例如花豹，例如歹徒，例如分針。

一個星期之後，數學老師正在講解小明究竟出去了幾分鐘時，我第二次看見窗外波浪路上披頭散髮的傻子。

我下意識看了一下手錶，時針又不見了，不會吧，這麼巧，分針這個壞傢伙又撲上來了。

第二次看到傻子之後，我隱約察覺傻子的出現似乎藏著週期性，於是第三個星期五的下午，我一邊看著手錶，一邊盯著窗外的波浪路瞧。

應該只是巧合，我心裡這麼想。

當時針與分針纏鬥在一起的那一刻，我幾乎要尖叫出聲，因為傻子果然出現了。

這次，我確定了一件事——每個星期五下午，當時針與分針第十四次絞在一起的時候，披頭散髮的傻子便會短暫地從窗外的波浪路跑過。

每個星期出現一次，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不可思議的完美週期性——傻子是時鐘，不是掛在牆上的